

林
屋
老人
空
谷
集

卷
下

C40
4514

C40-49/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於院中
我微安塔院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富山二世鐵牛持誼誌



64853

空谷集卷下目錄

芭蕉法身

芭蕉好惡

天壺當戶

禾山打鼓

黃連聲前

資福圓相

崇福寬廓

梁山道場

百丈奇特

歷村煎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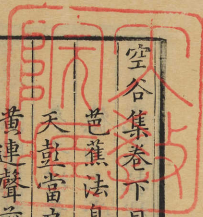
文殊九曲

雪峰典座

德山上堂

興化軍旗

洞山莖茹



長慶不疑 幽樓上堂

國師侍者 北斗藏身

吞麻三斤 仰山插鋤

五鳳樓前 趙州勘婆

法眼慧超 大陽玄旨

多子塔前 投子月圓

德山上堂 浮山繡毬

芭蕉拄杖 浮山骨堆

終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下

後學性一閱

生 生 道 人 梓

示眾云薄批明月細切清風若能拿空覆空便
解以楔出楔且道誰有如此作略

舉僧問芭蕉情和尚如何是透法身句能筋斗

驢舞 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放去較危 僧

云學人不會却較 蕉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

有甚
面孔

師云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上事曰向上與汝道也不難作麼生會法身云請和尚鑒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云與麼與麼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的戒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林泉代云謝和尚隆重空筵這僧今日要會透法身句何不叅取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若

向這裏會得脫灑明白不索自己走南掠北免致教他推東柱西果然芭蕉道一不得問二不得休雖是鈎錐在手縱奪臨時其奈這僧撒屎掉癡故意粧昏呼去你不見道萬丈海深須見底只有人心難忖量故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且道相見的是芭蕉那不是芭蕉記得徑山大慧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吹得來便似南京大相國寺東廊下第十三院王和

尚破袈裟林泉道莫錯認若能即物明心以言

會道爭肯頭頭蹉過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

罕逢明鑿

靈山空自掩光陰

少遇

知音流沙欲渡全無難宿生慶幸莫聽鶯啼在那林

枉勞心力

師云昔維摩詰假幻化色身示疾於毗耶離城

靈鷲祖翁遣三十二菩薩就彼問病摩詰以不

二法門勘當透法身向末後曼殊室利以無一語

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荅為酬曼殊復問摩詰

默然故肇公涅槃無名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

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

憑絕聽而兩華斯皆理為神御非虛掩光陰者

也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

一透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只如

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

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

和尚相委悉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
喏喏恁麼會得達磨不必西來遠渡流沙雖無
厄難枉費盤纏伶俐禪和幸勿隨聲逐色向這
畔那邊虛勞採聽還知端的處麼清風兩檻竹
白露一庭松

示衆云把得住放得行方為好手做得是你得
主賣弄好心子細點檢將來也只道得一半
舉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

涅槃師還提携也無

過關壁

徹云不提携

面赤不如

語直僧云為甚麼不提推

果然

徹云老僧粗識

好惡

少賣弄

師云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乃瀉山四世孫也
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
異之次謁先芭蕉慧情禪師情上堂舉仰山道
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一日上
堂云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舡高泥多佛大

雲谷精
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蒼處蒼在問處
便下座這僧發此一問豈不聞圓覺經云生死
涅槃猶如昨夢何捨何證而可言也况此一人
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
把如何提携即是所以芭蕉切恐和光惹事
恁刮篤成家可惜這僧慕願茅廣逼拶芭蕉盡
筋截力道老僧粗識好惡雖然惜得自己眉毛
爭奈穿過那僧鼻孔莫更有識好惡者麼去不

堪共語賴遇投子慈悲方便為伊頌出頌曰

百歲童兒出戶來

解行不觸今時道

滿身紅爛惹塵

埃

為垂一隻手

火中閑步清涼地

不惜兩眉

識者無

因敢近擡

縮手有分

師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鄼雖云
偏處不逢其柰玄中不失利生接物須展舟誠
拄戶撐門不無紅爛雖則塵埃滿面都緣為法
亡軀同安云但將生死為活計火裏安身火裏

涼恁麼會得居火宅而煙焰自息懷熱惱而豁
尔清涼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
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若能見地明白自委
就中利害具此眼者方能知識雖能知識認著
則不可所以無敢親近舉似擅便提携喚雖云
識好惡待似沒人情

示衆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情忘執謝未足為
真若非塞壑填溝洎免撞頭磕額有認得的麼

舉僧問天彭如何是佛

山河及大地
全露法王身

彭云親

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戶

時時示時人
時人皆不識

師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未委乎阿誰一
一能見徹方信道搜遠不搜近宜假不宜真空
認彩繪粧鑾漫討泥龕塑像不應棄本逐末枉
教背父尋爺休只向蓮臺上追尋莫便於光焰
邊別辨此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善慧大
士心王銘云了本識心識心是佛是心是佛是

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
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林
泉道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着時却宛然莫有
具眼者麼無心能出岫為兩善知時頌曰

白雲時映舊山青

依稀

竹鎖薄烟露幾莖

灑灑

踈虛室夜寒秋月迥

清光何處無

鴈迴遙聽可三

更能人

師云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

散軋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
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
似晦似明綠竹漪漪有匪君子孰能於是了別
心佛之根莖枝葉者邪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
心月孤圓秋天獨迥猶可轉身不居一色直得
鴈迴北塞聲噓南樓木女初聞石人遙聽只知
目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
半鳥沉始是圓

示衆云恁麼也得就舡買得魚偏美不恁麼也得水月空花難可比一聲羯鼓響連天未審知音能幾幾

舉僧問禾山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

非佛

但有纖毫即是塵

山云解打鼓

鼓琴

師云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人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

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住此山多少時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隨流去僧回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相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

移菴舍入深居大寂闡師住山令僧問和尚見
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
即心即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
又別也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
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你非心非佛我只
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
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
兒林泉道不勞讚嘆顯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

心佛二字問大慶壽玄悟王禪師曰此是甚麼
字師應聲荅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令旨
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
無為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
罣礙佛佛心心若依佛也是塵林泉道誠哉
是言也玄悟荅謝曰無為無作認著無為還是
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
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林泉

道更須打破始得還知禾山解打鼓處麼尋思
此語驚人處信手拈來用寂親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

駟不
及舌

似禾山一句傳

情世

看冷暖人
面逐高低

打鼓一聲喧宇宙

驚破
觸體

冰寒千丈

忽生蓮

不妨
奇特

師云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一日因侍僧智通辭
師他往師曰汝今何往云某為佛法出家和尚
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欲學佛法

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
於身上拈布毛吹之通遂有省林泉道雖然稍
得吹噓力莫撒金沙在眼中投子老漢雖是一
擡一搨其間有縱有奪黨護門風不得不爾為
他搨得出用得親不犯官商能喧天地若干丈
寒冰偶爾生蓮自古及今實難比擬非同石笋
抽條處恰似踈山臘月時

示衆云擬舉心時徒勞側耳未開口處切忌攢

眉非為有條攀條免致無事生事有達此理者

麼

舉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合取連

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語直心真

師云聲前一句圓音落落而罕遇知音物外三
山片月輝輝而少逢明鑑切忌情存向背隄防
見處偏枯不應口苦心甜何必唇寒齒冷欲發
明第一義諦湏大開不二法門截流之機豈在

有句無句談天之辯元來是精識精若非摩詰
忘言爭顯曼殊本意索甚說樹倒藤枯句歸何
處也不消賣布單買草鞋向禪床角重來舉似
不見道但有言說俱無實義故於第二門頭許
汝東語西話頌曰

空劫前時曠路閑無人履踐聲前無句信人難忠

耳欲窮滄浪白雲曲曉是知音且看石人露半顏

休錯

師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何必
直待空劫前時而已哉若肯言辭路絕分別意
窮處優游放曠廓落幽閑聲音未發已前箇裏
本無言句求人取信端的為難欲窮其源擬探
其底若滄浪之深似白雲之遠曲高和寡聽者
還稀不如向真淨界中無漏國內睥睨石人木
女鏡像空花雖露半顏未容全諾還記得報慈
半身寫照偈麼日出連山存隱顯月圓當戶定

虧盈

示眾云五音不犯應須眼裏聞聲六律難該莫
向喉中取則莫有善打和者麼

舉僧問吉州資福寶和尚如何是古人歌

羅羅

哩福畫圓相對之誰是

知音

師云五燈會元所載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資福第二世良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歌遂
畫圓相示之非問寶也遂乃瀉山四世孫也雖

寶鑑

卷下

七

用暗機默論其聲如雷已露控索這僧不會是
慶語言皆合其道誰家絃管曾不傳心自古至
今喧天聒地方顯觀音妙唱沙界咸聞返聞聞
性圓通第一何必慢謳雪曲忙和陽春不比梁
州非同大石豈不見道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
出青霄任君吹唱還知資福的意麼自笑老林
泉不解打手勢試聽投子老師吟猱節奏泛木
相兼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

不勞側耳

松風和雨過前山

得

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可憐卞玉

離荆山

難換連城

誰是知音

却取還

惟許相如

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所以道無絃琴
有韻千載響泠泠耳聽應難會眉毛始解聽故
於深夜以應佳期對團團之皎月奏憂憂之清
音若瑟瑟松風似零零溪雨論甚山前山後輒
莫村北村南若遇賞音無可不可據此酬對待

似荆山之下卞和之璧而獻秦王知玉殊無割
城之意而相如使人衣褐懷璧歸趙還知這僧
蹉過處麼異音不入常人耳莫比陽關第四聲
示衆云碧岫峰頭思和尚能說大口紅塵堆裏
誌公老曾露赤心若知語忌十成管索深藏三
寸正當此時還有道得的麼

舉僧問益州崇福志和尚如何是寬廓之言

胡道亂道
合著正道

志云無舌人道得

已在
口外

師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
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林泉道
七九六十三又云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
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會麼會
麼林泉道九九八十一恁麼商量何邊疆而可
卜度何方隅而可計較寬廓窄隘不言可知所
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以此觀來便見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龍溪集 卷之七

只如無舌人合作麼生道護唵薩哩嚩怛他阿
識多頌曰

寬廓言時不犯舌悄悄地清風高韻碧雲斜不勞

採石人貪話西峰事言多傷行不覺東巖起霧遮

顯而不露

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何必高談闊論
會古通今不動唇皮要周寰宇既解群居慎口
應須獨坐防心玄之又玄誰委維摩一默說本

無說枉分法藏三乘况一言包裹塵沙一義含

容法界所以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有花香林

泉道勸君不用分明語語的分明出轉難直饒

席上風生更聽窓前竹韻碧雲合處既有知音

白雪歌時非無明鑑雖則石人口淺暗通一線

實難明焉知木女情深畱塞十方無障礙且道

西峰東巖相去幾何還知麼夜半正明曾不露

龍溪集

五

曉來寧許見夢兒

示眾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指出諸相非相虧

我梁山和尚怕汝不信更請道看

舉大陽明安和尚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

已是起模畫樣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隔壁過狀陽

擬進語鷓鴣過新羅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如何

是無相底氣急殺人陽於言下有省若不因流水還應過列山

禮拜乃歸本位立何不早山云何不道取一

句是何行陽云道則不辭恐上紙墨已露山可

呵笑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靈山受記不以今日

投子拈云然道曠古今行人難度額頭汗出山危

絕嶮登者無因脚下烟生儻不發問先蹤履踐無

期得入欲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所以悟由自己印乃憑

師起初不遇到底翻成骨董作家遞代證明續佛慧命古之今之

廣矣大矣此者窮崕問路力盡指蹤為垂巖壁無

門力窮進退不惜兩既金龍失水妙翅急提

聖德太子集卷下

用盡老 別透波瀾復歸本位靈利衲僧諸仁

者若 正當恁麼時還知古人退位處麼用知

若知得可謂萬仞峰摧千波竭沸險龍宮與

天界分簷鳳閣並星辰合彩應須高著眼

松籠瑞川霧薰刺破眼睛 不犯化門千山

迥出高 若不知落處濶無人 問龍愁

滄海深漫汗由自可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此迴如蹉過千

載卒難追所以情生智隔相變體殊情若不生

相自無隔直饒空一切法猶有這等在故梁山

用撥天闌手指出一條活路要汝別峰相見陽

擬緊繫行纏忙跟草履險不臨岐墮坑落澗伶

利者一呼便應懵懂者喚不迴頭是他終是飽

參衲子俏措禪和頂額上擬彈脚板底早響不

動步得到家山不費力便登覺岬被伊再撥便

解翻身明眼人前終難出料由是投子既權衡

在手豈倦稱盤欲定錙銖須分分兩大抵無星
秤上本沒高低信手拈來不無取捨雖則道曠
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險登者無因此蓋空劫
已前難話會威音那畔絕商量比及發問投至
得入要知資勝以表師強葉葉聯芳燈燈續燭
既因指示必解窮通然暫失機幸蒙提挈頌曰
路窮岬伊問山翁問既別指巘西嶺近東亦
有宗倣擬進霧垂嵐色重擬心一絳迴頭頂見太

倣擬

對面千里

陽紅

不因師指示
泊乎錯商量

師云枯木巘前雖多差路空王殿內本沒諸說
擬欲色見聲求寧不迷頭認影所以重重進問
切切咨參幸遇宗師不忘付囑續佛慧命為法
棟梁與一切衆生解黏去縛明心見性故垂隻
手不惜雙眉再四提撕為他指示雖則西巘東
嶺聊分這畔那邊劫外今時正來偏去向實際
理地不受纖塵處唯通一線要辨來原擬進遂

程霧垂嵐重忽然換轉臯頭扳迴面孔於綿綿
密密不露風骨沒瑕痕屢爾靈光獨耀迥脫
根塵夜半日頭出朝霞幾縷紅還見麼擬涉思
惟千山萬水

示衆云本自平平怙怙剛待紐紐捏捏幸遇本
分宗師不許強生枝節孤危不立處請高着眼

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

方博四角丈云
磨器圖

獨坐大雄峯

不勞
窮究

師云漫天索價博地相酬擬滯情開點兒落節
高高標不出深深話不及鶴白烏玄山青水綠
松直棘曲南竹北木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那的
是不奇特者不見道道合平常平常合道若起
一絲分別憎愛取捨心者皆是前塵虛妄想相
惑汝真性自生繫縛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於奇
特中自不奇特了也故百丈當機不讓盡情吐

露道獨坐大雄峰此一轉語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遠觀不審近觀分明若
據恁麼合向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遂以手斫
額云因頌曰

巍巍峭迥出雲霄

高而

頂鎖水寒勢外遙

滿

不坐觀四望煙籠爰

隱隱

一帶青山萬水潮

蓋從這
裏流出

師云孤迥迥峭巍巍萬壑爭雄千峰競秀未若

奇特一事常在諸人眉尖眼角自是司空見慣
應為尋常向雲籠巖頂冰錯鏡冷清清處單
明自己豈非氣勢展轉迢遙何必坐觀四望周
遍十方靄靄烟籠難分南北方信道混然一色
無遺影不坐回風落大功賴青山一帶綠水千
尋雖遠觀有色而渾似蛾眉况近聽無聲而非
同鏡沼千峰倚翠萬派潮宗未委何人懷斯海
量復云去汝不解我語

示衆云知時別宜堪作闍黎因便截勢解作活
計向此分點處有品嘗知味者麼

舉歷村和高一日煎茶次

沙彌董行
不得氣力

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

盧仝七
椀 趙老三
盃

師舉起茶匙子

信手拈來
用最親

僧云莫這箇便當麼

錯會衲
僧多 師擲

向火中

放去較危
收來太速

師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歷村老不歇心
這僧少當努力然則旋汲清泉慢生活火煮鳳

餅而要知迴味烹蠚眼而恐滯咩邪這僧果然
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向瓊甌泛雪玉盞翻雲處
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既詢上竈必吐棄腸
不免當筵兩手分付不問曾到不曾到論甚喫
來不喫來為問西乾大開東閣這僧果要清神
爽氣祛睡降魔便道莫這箇便當否是他絕是
非老手舊肱膊豈肯教粘牙著齒惹草沾風遂
擲向火中任伊貶剝秀出兩眉孰賞鑑名高天

下少知音賴遇花巖同來把鉢頌曰

煎茶未了人來問

併忙合問

拈起茶匙呈似他

勞不

費力當初若遇收燕手

君子悔前

性命難存爭奈何

小人

悔後

師云拈匙并舉筋運水及般柴妙用縱橫處頭頭總不乖汝豈不聞興教小壽禪師因墮薪而悟有頌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此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豈兩樣邪這僧伸問西來祖意恰似大悲閣下欲覓中都雖是當局者迷怎不教傍觀者哂所以拈起茶匙覷面分付這僧若是箇燥性漢便好奪來折作兩截免教胡抄亂抄拈起放下果被投子點竇道當時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非無赫趙機謀運籌作略大似人不知已過牛不知力大喜負已靈埋沒家寶深為可惜噴林泉雖恁婆心切口苦

心甜幾箇知

示衆云攝末歸本任伊加減乘除即俗明真試看彎環屈折豈有不涉數量解計筭者麼

舉僧問鼎州文殊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維摩曾漏泄不必撥流星

殊云黃河九曲

前三三後三三

師云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曰身孰為本荅貪欲為本問貪欲孰為本荅虛妄分別為本問虛妄分別孰為本荅顛倒想為本顛倒想孰為本荅

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荅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這僧要將一切法歸無住本若知無住無本自委無本無住恁麼會得虛妄不生顛倒想滅何貪欲而可形名者邪所以文殊傳文殊法要汝等諸人離虛妄分別絕顛倒想像忘貪欲了形名處分明指示道黃河九曲不可向隨流得妙住岸不迷處折倒若也恁麼搏剥從上源頭自濁了也雖則灣灣

曲曲就中了了明明非止通浩渺辭源况乃達
汪洋性海如或不爾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
人被陸沉試聽投子為伊計較頌曰

問法窮因歸何處一一如二黃河透過碧波

瀾瀾下須知雲外千峯上高著別有靈松帶

露寒知其一二

師舉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
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

盤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你又作麼
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州云蓋子落地櫟子成七
片曰如何是捏聚州乃歛手而坐林泉道放去
了然忘計較收來全不費功夫有若參乎酬一
唯堆灰何礙甃盧都雖則黃河九曲誰能直下
承當縱教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
儘自瀾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
立千峰不可言無巖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栢

法苑珠林卷之八

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凋零超萬象而敢為主宰
憑何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
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

示衆云和光惹事休教動落今時刮薦成家莫
使靜沉死水只如方木不入圓竅利害在甚麼

處

舉雪峰在洞山會下你典座淘米次

神山問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

供給衆僧有勞下口便知音

峰云砂米一時去

好與峰乃覆却盆

人始得

大衆洞山恁麼道是甚麼道理

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濶

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

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

大衆喫

只知盡法

無民

明眼難謾

君子不發游言

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不是知音

重宣此義

秋時葉落春日花開

箇甚麼

尊鑑
不錯

金鳳採花嚼不盡玉鶻食藥葉

長新

啞啖方知
咬嚼不可

師云洞山一日問雪峰你甚麼來峰云斫槽來
山曰幾斧斫成峰云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
事那邊事你麼生峰云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
是這邊事那邊事你麼生峯休去林泉道月色
靜中見泉聲深夜聞 陽代云某甲早困也林
泉道莫說道理好又一日辭洞山曰子甚處去

峰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嶺云從
飛猿嶺出山曰今日向甚麼路去峰云從飛猿
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峯
云不識山曰為甚麼不識峰云他無面目山曰
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峰無對林泉代云只為
無面目所以不識不然以手摩眼云猫若據雪
峰當時覆盆及此二處祇對只知入理深談不
解門庭施設只一向乾暴暴冷啾啾空守枯木

寒燂不見半星和氣故授子老師恐俊不禁當
仁不讓用沒鼻金針穿芒長玉線刺成無縫伽
黎贈與木人穿著只如餓嗔飽喜時將何打發
頌曰

滿鉢盛來一物無

已太多生

豈同香積變瓊蘇

比類

難齊

日月並輪長不照

別是一壺天

木人舞袖向紅

爐

不是小兒戲

師云無手能遮日釣鼈不犯竿神通并妙用莫

作等閑看所以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州曰放下著陽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
甚麼州曰擔取去只如滿鉢盛來者是淘砂去
米的淘米去砂的砂米一時去的若也於斯定
奪得下不食一粒米終日飽餉餉其或未然休
向筵中空嚙唾枉將餓眼覓瓜皮端的非同香
積瓊鑑蘓陀上味縱有鶩子神通難免維摩貶
剝直得遇斬新月特地乾坤三病二光不勞

展照且看木人舞袖石女高歌烈燄光中任迴

雪態還會麼為垂一隻手不惜兩荃眉

示衆云鞞天布網徧地安槍擬踏禍機難出其

穀莫有不顧危亡悞犯者麼

舉德山和尚一日上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

乖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有僧纔出禮拜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山

便打情知恁麼來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麼便

打某甲將謂皮下有血山云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巧說

不如直道投子拈云然禍因自起傷損他人讚之美

毀之火發内生燄兩傷翻林獸定業難逃既險崖弄巧

只可推落洪巖殺的人為的人放轉微通却成返遭

受屈未必是平人雖小得便還知德山大錯麼將欲

向人無過背說若知得德山粉碎同病相憂若不知得棒

猶少在休云無血性大抵沒人情

師云鼎州德山宣鑿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

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

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口
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
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
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
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撲
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
蜀至灤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
心婆指檐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

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
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林泉道直饒講得
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遂往龍潭至法堂曰
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
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林泉道日
下孤燈果然失照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

下去師珍重便出却迴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
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
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
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
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
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
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
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瀉山

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
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
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具威儀再
入相見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
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
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云
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

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
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
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
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玄
風德山之稱自茲名冠叢林孰不敬仰一日上
堂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若是林泉當時見道
便與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免致生言熟語這僧
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由自不伏燒埋不知痛痒

惹教花孽一上所以投子為伊當局者迷豈免
傍觀者哂故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其間有
褒有貶有縱有奪向險崖弄巧放轉微通處子
細叅詳還知德山粉碎這僧少棒底手段麼險
頌曰

金輪微動吼乾坤

驚天動地

稍逆金軀草卧身

有

不犯更欲發言來擬問

合取

悲風吹盡四絕

鄰不勝
傷感

師云金輪景耀四天下何止哮吼只一乾坤點
檢將來大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若於問與不
問處停機佇思鷄過新羅既不解順水推舡怎
敢更逆風把柁何止金軀卧草不顧全身還招
玉鏡分形難獲半肯不必發言更問那消開口
技悟不見道但能閉口牢藏舌便是修身第一
方既不慎初護末傷感悲風吹落情塵豈容鄰
佑只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一句合作麼生道

去且待別時來

示衆云知時別宜堪作閻黎暗合孫吳豈用躊
躇有敢對壘者麼

舉僧問興化軍旗急速時如何有遺化云日

料半斤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嗣臨濟師在三聖會
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
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

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
近代佛日堯禪師自江左至燕然寓大聖安一
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圓通善國師年方十
二座右侍立佛曰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
曾抹著一箇會佛法者通义手進曰自是和尚
拄杖短佛日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
通又進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日稱賞不已林
泉道此與三聖酬酢不妨省力後大覺聞舉遂

曰你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師後到大覺為
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
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的你憑箇甚
麼道理便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
打師再喝覺再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
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
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
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蘗

慶喚棒的道理林泉道好酒醒人遲開堂後方
遇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至魏府這僧故發此
問雖是眼觀東南大似意在西北興化老漢便
看窟窿著楔道日料半斤飡輒不可向數米調
湯偏厚薄邊慶會是他有道火不燒舌渡水不
濕腿的手段若也黏牙著齒必然犯手傷鋒迴
牙當頭如何舉似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

有口說不得

月落星分信馬蹄

無言心自知

風掃曉霜林木迥

淨裸裸赤灑灑

夜深汀岸

火生微

一點分明

師云理極忘情思惟而決難比喻借功明位言
說而權恁支梧雖則離城別閣納士招賢曲為
今時要明空劫不必愁腸漫結暗受爇煎應湏
喜氣潛生明教舒坦莫待星分月落霧卷雲收
玉鞭輕舉馬蹄輕金鐙慢敲鷄韻急松窓夢斷
竹榻吟餘偶聞爐內返魂香忽聽樓頭塗毒鼓

難逢賞鑑不遇知音風掃曉霜冰生寒沼林端
紅葉醉朝曦飽玩今時籬畔黃花泣秋露競追
往歲曠達三有迥絕諸塵夜深汀岸火生微天
曉柳塘烟自歛所以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
難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鞵鞵正當急速時還能
緩慢麼寰中天子宣威重塞外將軍令更嚴
示衆云机鬼繩蛇橫生計置明眼人前皆為見
戲只如打滅狂情祛除妄念合作麼指示

舉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

莫妄

慶展两手

逢人覲面相呈
更不囊藏被盖

師云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姓孫氏
稟性浮澹年十三於蘓州通玄出家具戒已遍
遊禪苑後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
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
年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
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

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玄
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
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
陀未許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
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
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碩沙曰不可
更是意識著述也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
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

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
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後因問如何得不疑
不惑去師乃展两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
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
麼生會僧云今日風起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
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
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
人云向北人曰向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

無對恁麼舉來此話方始圓備投子就簡取其
神駿略其玄黃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汝諸
禪者當長慶直截處會取不疑不惑底道理幸
遇投子重宣此義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

瓦

枯河無水月無來

境

俱若疑別問龐居士

那有開工夫

石女黃梅誰共

陪從來無

伴侶

師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直須向六

消一亡處淨潔打疊莫使纖毫昏於心目其疑
自釋其惑自除所以廬山遠公云本端竟何從
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狀此頽山勢若能於
萬仞摧處不涉動境不失本端了了明明灑灑
落落何疑慮而可得生耶枯河既無其水孤蟾
自不有來此豈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脫或有
疑更請審問龐老還能吸盡西江水麼舊說四
祖大師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唯植松人

呼為栽松道者嘗請於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
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
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
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
首肯之老僧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
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庸紡里中夕於衆
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水中明日見
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舉之成童隨母乞

食邑人呼為無姓兒四祖見於黃梅道中戲問
之曰汝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何姓云
是佛性祖曰汝乃無姓邪曰姓空故無祖化其
母使出家時七歲衆館今為寺號佛母而周氏
尤盛去破頭山佇望間道者肉身尚在黃梅東
禪有佛母塚民塔其上傳燈錄定祖圖乃曰釋
弘忍姓周氏其母始娠移月光照庭室終夕若
晝異香襲人舉家驚駭安知衆館本社屋生時

置水中乎又曰其父偏愛因令讀書不知從何
得此語其叙事妄誕太率類此無為子嘗贊其
像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為誰周氏季女
濁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只如恁麼
舉來石女黃梅端的誰堪陪奉還知麼請問聖
僧自知下落
示衆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常靈若能見性識
心不免撞頭磕額還見背後的麼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也

你在

阜孔山云火後一莖茹

大冶真金
終難變色

師舉林間錄云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
曰大衆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
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
非妄亦非真林泉道兩頭俱坐斲獨露一真常
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
在復誰行林泉道燈籠擺手露柱搖頭雪峰和

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
天欲識金剛體但看觸髓前林泉道不會休眸
鬼眼睛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
神光頂後相林泉道面前的聾有僧問法眼如
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荅曰是汝面前林泉
道當局者迷又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荅曰
亡僧幾曾遷化僧云爭奈即今何荅曰汝不識
亡僧林泉道不會作鬼白日現身覺範云近代

尊宿不復以此肯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
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
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
出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誰人為和雪中吟萬古
清風是今日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
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悠誰
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
粟可伶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林泉道

不因師說破險不錯商量林泉恁麼談括收拾
將來汝等還知亡僧遷化下落處麼其或未然
更看投子如何倒斲頌曰

野火燒時越轉新

是真難滅

至今煙焰兩難霖

容

近旱地紅蓮遮日月

不藉三光勢

無根樹長翠成

陰

能分萬國春

師云但將生死為活計火裏安身火裏涼此豈
非火燒轉新的道理雖自古迄今虛生浪死皆

妄情遷變狂識漂沉清淨法身何曾動著所以
石頭道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由
是煙焰故難近傍為本來面目不可以圖繪可
成不可捏塑可就說似一物即不中方來便去
要明斯事向無中必有有裏教無不是知音決
難理會非同世間語言釘釘膠粘攢花簇錦以
才思搜竒以字樣取則格高意遠句健情深皆
非吾宗無說之說不聞之聞不見法花經道止

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要會未後句更叅三十

年

示衆云勤奉侍必出入寂為上法識尊卑知進退方是作家應須念念無差莫避時時管帶有不周處請點檢看

舉國師三喚侍者話

頰呼小王元無事只要擅即認得聲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嗣六祖大鑑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詔徵赴京待以師禮故天

下以國師名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林泉道暗中樹影水底魚蹤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林泉道賊誣殺人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那不會林泉道請和尚定當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林泉道可憐一句隨他語漫使千山走衲僧玄覺徵問

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
應玄覺云汝少會在林泉道因禍致福又云若
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林泉道要識作麼
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曰且去別
時來林泉道謝和尚不恠慈悲雲居錫云法眼
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林泉道空
生不解金剛旨惹得疑情滿世間僧問趙州國
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林泉道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雖然如是更須細看偏傍細切注脚林泉領此
一隊老凍膿東語西話開發後學還有知恩報
恩者麼遂高聲叫云侍者復云喏頌曰

國師喚侍者

不是

重言不當吃

非是

他耳文

不聲

隨喚

自又無處雪

盡在不

師云五通仙人問佛佛具六通我具五通如何

是那一通佛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你

問我林泉道雖能蓋覆將來爭奈漏蘆達菜翠
巖芝云五通如是問我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
一通林泉道和尚還會也無雲蓋本云佛如是
召仙人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姪女
已歸霄漢去歎郎猶向火邊栖林泉道蝦蟆蝦
蟆休努背我道龍王不道你雲峰悅云大似瞿
曇被外道勘破了也有傍不肯出來我要問你
那一通林泉道將謂忘却儼然記得世尊恁麼

召五通恁麼磨且道與國師侍者是同是別六
耳不同謀別時向汝說

示衆云拈槌豎拂豈憚劬勞接物利生那嫌分
外箇裏有收有放能縱能奪且道誰是其人

舉幽棲和尚一日飲鍾上堂為法忘勞大衆繞集

併忙棲云是甚麼人打鐘伴打僧云維那口

舍開棲云近前來照頤扭僧近前禍福無門

棲便打伏手却歸方丈卧收束投子拈云然

自急須逃古今皆有懶見行窮絕處試問傍

人論出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明眼既從相問

急索端由一刮不顧危亡得他假難不賭雖

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為好手傍觀這僧

雖然失利蓋為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

外爭免遭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

有傍人證據在路見不平且道證據箇甚麼

事你豈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德不孤

不知
必有鄰

師云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

師曰無標的云無標的以為少父邪曰有甚麼

過云只如少父作麼生曰道者是甚麼心行林

泉道當頭諱字裏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既曾

斂鐘上堂何恠聚頭作相雖是權衡在手難謾

雲水癡心為伊放去較危所以收來太早捧頭

有眼足下無私丈室寥寥橫眠側卧未必做得

一負無事道人果被投子從頭花判現成公案

豈用強詞只以緣由便為招狀果信道清官易
斷不謾易筭鳳凰飛在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
長還知東家不了西舍受殃處麼苦屈之辭幸
遇明鑑若非投子誰敢評量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

出門便是非市

寸心莫便與他

州開眼不逢

雖然重擔教人待

推惡難已終是慚

顏暗地羞

醜則一度醜話擲幾時休

師云鳥栖林麓易人出是非難狹路相逢不無

溫問或假事而顯理或即俗而明真或指空劫
已前或示威音之後非妄情可測非狂解可求
據此緣由幾人窮究但肯寸心不昧自然萬法
皆明休向用機謀運智處便恁評跋不見道一
分心倖一分慈悲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喫一
交不學一便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
人投子雖恁麼拈頌莫便一向得失是非上穿
鑿且對癡人暫時說夢還知東家不了西舍受

殃處麼只因不本分所以禍臨身

示衆云三覺圓明當可頂門上具眼二利兼濟
寧容脚板底烟生但能念念無差便見頭頭顯
露莫有辨得的麼

舉僧問襄州洞山如何是佛更嫌何處山云

麻三斤

無星秤上一任稱籃

師云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問
近離甚麼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曰湖

南報慈云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
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
棒不知過在甚麼處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
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
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徃來盡與伊
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伊
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云你身如
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曰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會
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只
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
林泉道再犯不容僧問如何是佛師荅麻三斤
還有這裏辨錙銖知輕重的麼佛身既充法界
法性何處不周利利如然塵塵皆尔拶破面門
磕傷額角不免教人點檢道當局者迷傍觀者
哂况杭州興教小壽禪師亦云山河及大地全

露法王身林泉雖恁離堅合異莫便尋言逐句
識情卜度不見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只
如到此端的合作麼生會良久云還相委悉麼
定盤星上無斤兩莫逐高低漫度量頌曰

三年一閨大家知

要知

也有顛顛不記時

無心

猶隔一重闕

昨夜鴈迴沙塞冷

節氣不

嚴風吹綻

月中枝

狼藉遍地

師云三百六旬似蟻循環而不住七十二候如

珠走盤而非停日月如梭春秋若箭所以閨餘
成歲全因律呂調陽萬松先師住仰山時閨四
月旦日上堂云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
知歲之餘閨野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
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閨四月一日辰未已
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按節要且無
道人氣息野僧以手掩鼻道近後近後作什麼
你道人氣息珍重恁麼商量是顛預不顛預是

記得不記得林泉道人飲水冷暖自知衆生
心佛應須自向何必霜秋月夜採聽鴻聲沙塞
嚴凝江天寂寞雖道法身無被不禁寒莫守寒
巖沉死水當可迴途復妙曲為今時信手拈來
歧斤邈兩休便向秤幹上尋秤錘邊覓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遠之遠矣畢竟合作麼生參禮但
能忘計較處處可歸依

示衆云冬瓜儻侗到處皆然瓠子彎環任誰索

信只此街談巷語無非趙璧燕金儻能直下承
當便可空中仰望有具眼者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未開口時門
何不領會

云北斗裏藏身看破
了也

師云韶州雲門山光泰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依
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
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
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

曰誰云某甲曰作甚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
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
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
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
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
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寄一則因
緣問堂頭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
師曰尚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

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
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便下座攔臂把住曰
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某
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是莊上一浙中
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
人善知識來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
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
以宗印授焉師出遍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

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
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
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
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
首座寮解包自是聲名藉甚道價崢嶸為一派
祖之根源信不誣矣此僧既問透法身向雲門
須索盡心酬對道北斗裏藏身非是教汝仰望
不及非是教汝尋覓不見本欲要汝非智可知

慶知非識可識慶識本沒說欺亦不廝賴精精
細分明薦取頌曰

南嶽峰高比嶽低

不為有餘
不為不足

行人泣淚兩遲

疑

都是自
心境界

火星昨夜移牛斗

南山
起雲

照見西瞿

人不知

北山
下雨

師云千峰聳翠萬派爭流既有高低不無深淺
此皆妄識評跋狂情繫綴若向是法平等處著
眼空劫前時存心索甚行人泣淚漫自遲疑畢

竟離言說絕思慮的消息豈許等閑容易領會
不見道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自己不會浮
休怨河曲剝雲門忒煞老婆心切火星昨夜既
移牛斗歲君今日必降灾祥得之者頭輕眼明
失之者心忙腹熱想見西瞿耶尼人總不知林
泉道因禍致福須彌四面各有一洲東曰東弗
于逮南曰南瞻部洲西曰西瞿耶尼北曰北鬱
單越此四洲之梵音也還知北斗藏身處麼徒

勞斫額望枉了強搜求

示衆云有時步步縮著有時頭頭蹉過須知尊

貴一路豈容取次登陟有善迴互者麼

舉僧問風穴如何是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穴云五鳳

樓前好看僧云如何是道中人相逢難對面

穴云問取城隍使推惡離已投子拈云然指道由

人行之在已師治半自治半問窮决悟答以提宗相逢

兩會不是當人徒勞進步險費卓鞋錢何故蓋向

上一路千聖不遊誰敢胡擬議之間長途萬

里險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烟寶香鴈燭苔

砌深闌燭香人靜寂寂簾垂正當恁麼時還

許人喘息麼住氣住氣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知

盡法不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博學有才機辨冠衆

初叅鏡清道愆禪師後嗣南院顯機語頗多不

及備錄這僧今問如何是道道之一字固有多

門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莊子却云道在屎溺
據二子恁麼道是常邪非常邪若定奪得許汝
具一隻眼直饒雙眼圓明亦不出邪因無因二
種外道向我祖師門下更叅三十年故南泉道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是
知吾佛無上菩提之道非同世之所說者也若
非親證履踐明白終是口頭取辦畫餅難充饑
尔不見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

方親所以風穴傍提玄化迴互尊嚴教伊五鳳
樓前瞻仰有分奔湊無門其僧果問如何是道
中人林泉道從來雖共住到底不知名風穴老
漢推惡離已恐犯當頭指問隍城使此問此答
不可以有意會不可以無心知水中擇乳湏是
鷲王投子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已此真所
謂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又道問窮决悟答以提
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此豈非弄潮湏是江吳

客別語還他漢地人緊繫行纏牢著脚不宜岐
路漫因循果云向上一路千聖不遊擬議之間
喪身失命故知擬心即差舉步即錯墮坑落壑
何怨乎哉當可慘悚戢翼仰德拳拳遠瞻紫殿
籠烟佇視龍樓迎瑞深闈禁幄人靜香消無敢
優遊何容喘息若喘息之間長途萬里但肯忘
緣達聖道無中有路隔塵埃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闈

九重

深

簾靜簷楹紫氣垂

不許外苔地不通朝請近

不可妄

家人指路

莫遲疑

應須子細
不必沉吟

師云吾佛之道妙密難明六戶雖通四臣拱手
得之則縱橫無礙失之則觸途成滯放行則瓦
礫生光把住則真人失色况深宮禁殿更隔重
闈視聽應難履踐莫可以喻聖人之道非名言
而可比擬者哉而復簾靜簷楹逾難親近月沉
院宇誰敢親依此道中人何面目而可見何姓

名而可通只可貴耳賤目見面不如聞名即俗
明真棄事方能就理應須子細詳審尋思莫得
因循虛徒造次此雖逆耳終是忠言誰嗔苔地
不通聖朝請近綸音未降丹詔恩遙家人雖指
玄關識者罕逢明鑑作家禪客切忌遲疑伶俐
衲僧直須診細出門雖入是非市開眼好看仁
義人

示衆云言中有響非知音者難明句裏呈機唯

具眼人可晚休云父慈子逆本非恩斷情忘莫
有閑點檢者麼

舉仰山插

鉢話

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

師云仰山在瀉山為直歲作務歸瀉問甚麼處
來仰云中來瀉云中多少人仰插鉢叉手
立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拔鉢便行林泉
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玄沙云殺若見便與踏
倒鉢子林泉道也是惡俊不禁僧問鏡清仰山

插鋏意旨如何清曰犬啣報書諸侯避道僧云
只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曰不柰舡何打破
岸斗林泉道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向外明宗僧
云南山刈菑意旨如何清曰李靖三兄久經行
陣林泉道且莫干戈相待雲居錫云且道鏡清
下此一判著那不着林泉道無孔鐵鎚不勞下
楔瀉山以本分家風明本分事向汝十二時中
動轉施為處擬求本分已早不本分了也所以

問甚麼處來云田中来瀉山老漢豈不知他從
田中来著此一問要知下落故又問田中多少
人若是杜撰禪和拍盲衲子便向數目裏走作
他便覲面相呈盡情通報便插下鋏子叉手而
立此與荅前三三後三三意趣是同是別瀉山
為人為徹殺人見血而復勘當道今日南山大
有人刈菑非止此伊靜沉死水而况恐他動落
今時中斯疾者寧不以瞑眩之藥而與瘳歟是

他終是伶俐僧一撥便轉便與踏倒鍬子意
欲纖塵不立萬境消沉曳尾靈龜轉加其迹致
使玄沙點檢鏡清論量雲居比較投子掀揚向
此頌中自知來意頌曰

瀉山問處少知音

人不得貌想揷地酬時佛
海不得斗量

祖沉

不見一法即如來
方得名為觀自在

踏倒玄沙傍不肯

見義

不為無
勇也

免教蒼翠帶春深

懊惱開齋
齋後鐘

師云洪鐘在架任扣擊以成聲明鏡當臺儘媿

妍而自露故云問在荅處荅在問處休云問荅
者稀莫道知音者少瀉山屢用此機勘辨諸方
黃口衲子山又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
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
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
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
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
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

空名集 卷下
瀉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

理事不二即如佛仰山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只這便是麼瀉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瀉曰果然不見瀉山仰山恁麼問荅何止田中一句而少知音插地酬時逾難近傍故玄沙老漢放沒底諫待與踏倒正意恐墮功勳及涉春意作麼生得恰好去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示衆云搜遠不搜近空費草鞋錢宜假不宜真

空谷集 卷下 五
枉償口業債抄直打快處誰能道得

舉僧問法眼如何是佛休分眼云汝是慧超

莫錯
認

師云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依新
定智通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
屬律匠希覺盛化于明州鄒山育王師往預聽
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
為我門之游夏也師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

南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
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憇附爐次藏問
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
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
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
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兩指師曰同藏又豎
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
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

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日餘口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命主崇壽院大唱佛祖不傳之道問荅機語不及備錄復遷金陵三坐道場朝夕

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爰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自是中興大法廣闡微猷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及示寂後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這僧當時問如何是佛特似不離花下路法眼荅道汝是慧超恰如便見洞中天雖是

其間景致非常若不具擇法眼齋來恰似不齋
求要知見諦明白須是一迴親到頌曰

巖嶮行時問路難

不是若辛人不知

有人相指北村

南慈悲之故

長安無限人來往

屈指從頭幾

箇無餘過得

判

有憑由

師云道然

一由人佛亦如然明之在已

得之者古

子縱橫無不是失之者巖崖

多是道左右盡成

亦若不低情下意審照緣由

怎不落草邈荒懸岬顛墜何必指東話西將南
作北大抵長安大道時人皆行得到家山萬中
無一誰不玲嶠辛苦捨父逃逝不識自珍唯貪
他寶一旦妄情撲落真智現前一念迴光便同
本得汝豈不聞雙林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
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雖
然如是幾人伶伶俐利得過此關還省得也未

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勤

示衆云姦不厮謾壯不厮欺莫騁儂休說大口總被林泉勘破再敢有傍若無人者麼

舉趙州勘婆話

好手手中還好手
紅心心裏射紅心

師云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曰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後有僧舉似趙州州曰待我與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驀直去州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玄覺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林泉道好箇師僧便恁麼去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林泉道更有收人在後頭此話諸方商量者多皆不出勝負常情其實權衡在手的人低也在他高也在他汝諸人等大抵總被妄情繫綴得失相謾寵辱牽纏名位羈

變錄集
卷十一
絆此生死之根本輪轉之媒圖故古人與一言
立一法令一切衆生向直截穩當處超生死此
岸達涅槃彼岸以尋常家長裏短你来我去不
濟要話方便提推乃假以得失令離得失假以勝
負令離勝負此亦以楔出楔以毒去毒之謂也
若也將虛作實認影迷頭恣意縱情尋言逐句
非止於道遠矣其實負我多焉且休說婆子勘
破這僧趙州勘破婆子你還知三世諸佛六代

祖師天下老和尚總被林泉勘破處麼一朝權
在手看取令行時頌曰

靈龜未兆無凶吉

寂然不動

變動臨時在卜人

感而

通遂路頭問破誰人委

趙州

王老東村努目嗔

于你

師云古人以鑽龜打瓦以應吉凶殊不知心未

萌時禍福何在仲尼有言神龜能現夢於元君
而不能免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

而不能免劓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莊子云宋元君夢人披髮曰予在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覺占之神龜也漁者果有余且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欲活之卜之曰殺龜以卜吉凶其實變動亦由於人而况此問此答勘破不勘破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把住放行無非在己雖則路頭問破幾箇能知箇裏機關何人可曉雖則東村王

老努目微嗔誰知西務張翁點頭大許莫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復云勘破了也

示衆云有口應難說無言心自知不勞舌劔唇槍唯許辭源性海莫有於一尺水一丈波慶明得的麼

舉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

合取化云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舌頭在

投子拈云然諸

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

一言道斷

佛既如是

道亦如然渾命無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

唯人自肯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匪從人得法

既無傳至今續焰就中一點法既無得更復

何談低聲罔測稱揚虛談互說言多行然到此

地者何必塔前相見有甚對衆拈花截臂傳

衣方為道矣認着依前既不如是因甚大庾

嶺頭提不起自是汝

師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向者迷

所以道聲前一向圓音美物外三山片月輝辟

支論曰王舍城有大長者財物無量生育男女

各三十人適往遊觀到一林間見人斫於大樹

枝柯條葉繁美茂盛使多象挽不能令出次斫

一小樹無諸枝柯一人獨挽都無滯礙見是事

已即說偈言我見伐大樹枝葉極繁盛稠林相

鈎挂無由可得出世間亦如是男女諸眷屬愛

憎縛繫心於生死稠林自然得解脫即於彼得

辟支佛以至現通入滅時諸眷屬為造塔廟時
人因號多子塔此世尊拈花以青蓮目顧視迦
葉慶也投子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本花
嚴經出現品之半偈也佛既如是法亦如然不
言可曉何必重宣金剛般若云如來於然燈佛
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須菩提言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
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須菩提實無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提也此然燈不付正覺自成之本意也若知無
傳之傳不說之說自然續焰照芳代代不絕何
待塔前相見對衆拈花可祖斷臂盧祖傳衣當
密受時有道明者與數十人躡迹而追至大庾
嶺明寂先見祖乃置衣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
力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如山不動還達此理
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若非投

子難知底蘊頌曰

於道無所證

不食一粒米

一方通萬法路

終日飽或

勤勤

明或暗行

種天種地

不慎亦不護

無繫無拘

月來松色

寒

亘古如然

雲去青山露

可知理也

今古天台橋

駕險乘虛

幾人能得度

任誰可過

師云有修有證優遊於建化玄門無證無修潛縮於實際理地若不強生節目自然不墮常途坐卧經行莫非玄路萬法從茲顯現千差由是

諧同遇明則古鏡徒輝當暗則玄珠匿耀具眼
禪流不勞慎護知心衲子自解叅詳直待囀生
皎月壑納孤雲衫松聳翠耐霜寒泉石分流淹
晚景風挨雲去露突岫之青山月伴人歸栖嗟
峨之翠嶠從今自古自古從今天台橋雖播其
名人世客幾能得度休尋意路盡思度量莫被
玄關因循鎖住本為汝卸却灸脂帽子慎勿強
穿鶻臭布衫此之所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作

空齋集 卷下
麼生得頭輕眼明去若能識盡情忘賈取一服
見效

示衆云隨言定旨當可斟量逐語分宗休教蹉
過莫有精細伶俐解問者麼

峯僧問大陽堅和尚如何是玄旨但着垂手
處不索別

思堅云壁上挂錢財鬼家
活計

師云郢州太陽山慧堅禪師初依豐泉仁禪師
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為

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
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無盡居士頌曰玄
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
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林泉道孰信路傍神廟
裏從來宜假不宜真這僧問處索隱鈎深大陽
荅時將無做有此之所謂神無方易無體顯諸
仁藏諸用休尋魚兔強守筌罟所以道休於言
上覓莫向句中求其實玄旨端的幽微會得則

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不見僧問安州白
兆志圓禪師如何是妙覺曰若是皂角分付浴
頭云學人不問這箇曰你問甚麼云如何是妙
覺曰若是妙藥見示一服僧又問如何是萬行
曰今年桃李也無說甚麼爛杏怡山暹云上士
見金如上下士見土如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
可謂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檀片片皆香若是
影響之流將謂調戲何也從前心膽向人傾相

識由如不相識咄林泉道怡山暹老子指示更
分明只如白兆大陽荅處是同是別授子頌中
試聽分析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

莫錯商量

便吐肝腸說與他直

口木人暗皺雙眉處

不勞

石女多言爭奈何

切已

師云先覺覺後常興利物之心自利利他屢啟
拔生之念所以雲興百問瓶瀉千酬非獨於今

空齋集 卷下
淺情而已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
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語言我今為汝說這
箇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
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啟
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
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教外別傳若從學解
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
呵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

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入道火何曾燒著口覺
範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而證言說
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銜頭舡子下楊
州林泉道深談實相善說法要若據恁麼比證
將來壁上錢財有價例沒價例還知麼將來鬼
市没人買有箇波斯笑點頭莫錯認

示衆云無說無言難愜維摩本意有鞭有影用
除慶喜疑心只為當局者迷故惹傍觀者哂具

山谷集 卷十
眼禪和還有辨得的麼

舉德山和尚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

佛口挂壁上

欲隱彌露

猶有一人呵呵大笑

點檢將來

不可

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自來無眼孔那有開工夫

投子

拈云雖然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

漢地星

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師云靈龜雖曳尾拂跡轉成痕可笑區區者無門為法門正當此際外不隨應內不居空方有

少分相應所以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論至於此豈免那人呵呵大笑林泉道問你諸人笑箇甚麼只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林泉道有

甚面孔與伊相見投子拈道藏盡楚天月猶存
漢地星若是伶俐衲僧於此一十字內便見投
子分星擘兩別是知赤底手段子細叅詳不
宜造次頌曰

雙育入暗路崎嶇

牽着脚

日落栖廬暫得甦

欺

不

爭似石人眠半夜

都在南柯一夢中

免教舜讓守

休居

坐著即不可

須知花綻非干木

別是一般春

無脚

行時早觸途

心萌口磨三千里

昨朝風起長安道

撲

撲面是紅塵

元是崑崙進國圖

不因師指示幾手錯商量

師云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正中

妙叶誰能曉萬水千山徒自迷何止雙育入暗

石徑崎嶇六戶當明情塵汨沒不甘日落撥棹

棲蘆偶爾烟收夢魂甦息何如木女發錦機而

獨閱三更爭似石人推桂枕而孤眠半夜擬待

灑灑落落焉知半半和和直饒及盡今時未免

口挂壁上不如通今會古見賢思齊舜以天下

讓于單卷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勤勞秋收斂形足
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遠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單卷姓單名卷但
能心地平穩意根牢實何慮覺花而煩木葉者
哉雖不動步而周遍十方奈因狂念而已經三
際不必長安道上漫逐風塵進國圖中崐崘說
夢未審此時合作麼生話會師高聲唱云莫寐

話

示眾云半暗半明雲匣未全藏玉鏡乍升乍降
海門恰欲泛金波當此之際莫有離識情絕意
路會得的衲僧麼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

曲鈎由子云吞

却三箇四箇

切忌

僧云圓後如何

明鏡轉子

云吐却七箇八箇

不勞

投子拈云大眾投子

恁麼道諸人作麼生商量

自古詩人多詠月不言如鏡便如鈎

若也道得寂住峰前煙雲蓋地非特呈瑞呈祥曹溪

路上日月同輪還解輝天鑿地若也不會山僧有頌

頌聞佳作

師云文殊於一月真中間更無是月非月這僧可惜向雲巘掃帚上尋龍樹座榻邊覓其實圓之與缺晦之與明皆汝妄情自生分別你幾曾於圓陀陀剔圖圍處見那一段靈光既問投子老漢不免教沒巴鼻上任伊撈摸沒奈何中儘

他奈何本非心倖相護端的慈悲太甚若向吞吐處咬嚼枉乾嚙唾其或品藻更別商量一任雲煙蓋地從教日月同輪爭免為伊分明頌出頌曰

圓缺曾伸問老翁不惜唇皮石龜獅子引清風拿

礎昨朝木馬潭中過不得泥帶水踏出金烏半夜

紅莫便眼花

師舉石室善道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問月尖

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
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
圓時尖相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故駱賓王詩云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鉤這一
隊老凍膿評論圓缺更不小可有的道從偏入
正攝正歸偏有的道事不礙理理不礙事有的
道理事混融正偏兼帶直饒似鏡如鉤也是妄
生比並爭如道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

容多論至理極忘情謂慶缺及石龜啣子漫引
清風木馬奔馳空踏碧浪直得金烏東出玉兔
西沉日午打三更天明方半夜慎勿以世間語
言詩思文學恣縱妄情流落生死故楞嚴經云
但有語言俱無實義又涅槃經云吾四十九年
說法未嘗道一字所據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止
啼黃葉嘆若知無說說何必口喃喃
示衆云越凡情絕朕迹不應認影迷頭超聖解

離言詮切忌黏牙著齒脫灑伶俐處試請辨看

舉芭蕉和尚示衆云你若冇拄杖子我即與

汝拄杖子他本不你若無拄杖子我即奪汝

拄杖子他亦不投子拈云人無遠見必有近

憂若非師指示
險不惹灾殃

師云見有冇有拿空罈空電光石火水月松風

若也恁麼會去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將欲與之

必姑奪之其實與奪總不干他事聊以止啼黃

葉說說鷓鴣禪有底道仁義先於貧處斷世情偏

向有錢家顛顛沒交涉早自關甚事雲門上堂

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實謂之無圓覺

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

作拄杖行但行坐便坐林泉道拈來無不是用

處莫生疑又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

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

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物作兩截師

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林泉道賒三不
現二雲門如此指示且道與芭蕉用處是同是
別即了鬪上看時痒要悟德山臨濟禪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関

公驗明白
不勞勘辨

正眼禪人過者

難莫便等

欲通大道長安路

但行好事莫聽崑崙

叙往還

莫問
前程

師云自無始來漂沉生死非止有無徒煩今古
被榮枯使作困踣跳之心猿令得失牽纏伐奔

馳之意馬既同桎梏何異樊籠無暇自由總被
他累此皆情関固閉識鎖難開何啻兩重而已
哉伶俐禪和雖具正眼擬議之間撞頭磕額不
見道明眼人前有三尺黑信不誣矣以喻長安
大道縱橫得妙左右逢原未南回者觸途成滯
直得登崑崙之丘涉赤水之際東望旋歸方至
寶所莫有就路還家者麼遂橫拄杖云看時雖
有節用處本無心

空谷集 卷下 七
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三
玄者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李陵乃廣之孫少
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興得名
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天漢二年拜騎都尉浮
山雖恁舉來意不在言妙在體處故投子拈以
水深葉落魚穩巢踈之語使學者於非言之言
無語之語中不從耳聽眼裏聞聲還曉會得麼
清音無閒斷歷劫響泠泠頌曰

月裏無根草 不從栽 種得 山前枯木花 遍界發 清香 鴈

迴沙塞後 霜寒 砧石 杵落誰家 徒勞 採聽

師云言言見諦言非有句句超宗句本無恁麼
會得心月孤圓情懷灑落莫笑無根之語全同
無味之談勦絕妄情祛除意路平生死深坑疊
涅槃覺岬非同春色空媚皇州豈戀風光漫遊
閨苑靈泉問踈山云枯木花開始與他合是這
邊句是那邊句山曰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

邊句曰石牛咄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泉道無中能唱出幾箇是知音直待鴈迴沙塞
 鶴立巖松色見聲求無非是妄擬聽隣砧搥月
 寒杵驚雲任是誰家枉生愁思當此之時如何
 料理休因三寸舌縈損九迴腸
 示衆云龐老機關難謾靈照就虎添斑不妨緊
 俏莫有不限東西點頭會意的衲僧麼

舉僧問浮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

山云平地起骨堆

不必分高下
徒勞論短長

師云佛祖的意豈限東西少室單傳枉分南北
 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山河大地
 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
 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林泉道雲
 門恁麼酬對是限東西不限東西雲門答話愛
 用此機本欲離情識轉惹情識鳳縈金網趨霄
 漢以何期正謂此也又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
語聞雲門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對曰師
上堂云佛法也大煞有只是舌頭短良久曰長
也林泉道徒勞卜度至於浮山道平地起骨堆
他雖恁麼祇對莫便做無事生事般會有四種
料揀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有語中有語無
語中無語久叅上士舉著便知林泉雖是強生
節日本欲截斷葛藤打破窠窟以楔出楔以毒

去毒闕空鎖夢如相委鑲骨銘心可報恩投子
頌慶莫作境會頌曰

嫩草

徑徑

山泉帶碧流

灘下

文曾要

渭水

千載誰人不贊揚

列士恥莊周

心不負人面魚漸色

師云解語非于舌能言不是聲但容忘聖解自
不惹凡情雖則春生嫩草曉綻名花處處疏通
頭頭顯露紅襪紫陌任斜曲以堪遊綠樹黃鶯
儘依稀而可聽非從眼見豈在耳聞六一俱忘

誰能會得可愛山泉漱玉石澗鏗金帶碧色流
至巒前混素影分來月下西伯遜出獵卜之曰
非熊非羆非虎非彪霸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
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
人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遂要歸
以尊為太公要於宵切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
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歲百餘人好
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

奉千金賜莊子上說莊子陳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
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以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日劍士皆服斃
其處見莊子說劍篇悝苦回切然借事顯理理
固皆然即俗明真真不掩偽幸不以世說玉石
無分金鍮不辨老宿每以第一義諦指示於人

故假以牽合附會之說發揚空劫前時一段大
事且道即今還會得也未莫於平地骨堆上徒
費功夫散漫尋

青和
尚頌古空
谷集卷下
唱投子



七
四十三
五

